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第十八章 魔鬼安排下中共的全球野心（下）

目录

3. 最具中共特色的“超限战”
 - 1) “大外宣”：把党文化推向全球
 - (1) 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
 - (2) 把全世界的媒体都变成“新华社”
 - (3) 文化和文艺洗脑
 - 2) “统一战线”：从内部瓦解自由世界，组建共产同盟军
 - (1) 收买西方政要、商界人士
 - (2) 渗透学术界、智库
 - (3) 拉拢、利用、控制海外华人侨领、商人、学生
 - (4) 利诱电影娱乐界
 - (5) 威胁恐吓海外持不同政见者
 - 3) “国之重器”：经济技术超限战
 - (1) “技术换市场”的陷阱
 - (2) “偷出”一个“制造强国”
 - (3) 集人才争夺战与谍报战于一体的“千人计划”
 - (4) 邪恶的举国体制
 - 4) 全民谍报战
 - 5) 其它超限战
4. “中国（共）模式”是邪灵绑架人类自毁的超级快车
5. 教训与出路
 - 1) 错误的绥靖政策
 - 2) 西方为什么看错了中共

3) 出路何在

3. 最具中共特色的“超限战”

中共在实现其全球野心的过程中，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不讲任何规则。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所说，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其中包括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1]这些基因在中共全球扩张过程中承传不断、随处可见，手段和恶性程度不断强化和发展。而中共的超限战思想就是这些邪恶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共步步得逞的重要原因。

超限战思想一直贯穿中共的军事实践。1999年，两个中共将领正式在其军事著作中提出“超限战”一词，并将其总结为一套军事理论体系。超限战，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羁绊之上”。[2]超限战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超越一切界限并且符合胜律要求地去组合战争”，用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超台阶的方法进行，金融、贸易、网络黑客、媒体、国际法等都将成为可能的战场，包括恐怖战、生化战、生态战、原子战、电子战、毒品战、情报战、太空战、走私战、心理战、金融战、贸易战、媒体战、网络战、意识形态战、制裁战等等。[3]

《超限战》作者认为，战争的“泛化”是未来必然的结局，必须将所有的领域都军事化。他们认为，大量不穿军装的非军事人才是超限战的关键，政府必须尽快介入所有的无形战争领域，为战争预做准备。[4]

人们把很多领域称为战场，但那只是一种比喻。中共却是在真实意义上把一切事务战争化，它把一切领域都视为战场，任何时候都处于战争状态，任何人都是战争的参与者，任何矛盾冲突都被视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动辄上纲上线，动员举国之力，使用战争手段达到目标。上世纪40年代，中共曾经在夺取政权的内战中，用经济战导致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用谍报战先于国军部队直接拿到国军作战计划，用各种阴谋辅助军事行动打败国民党。这些历史上的超限手段，今天中共仍在使用的，而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超限战意味着破除通行规则和道德底线，这使大多数西方人、西方政府和企业无法理解中共的行事方式，更难与之抗衡。

中共的这种超限战思维和做法贯彻在各个领域中：通过大外宣对全世界输出党文化谎言，管控全球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超限战；用名利、美色、人情、贿赂和淫威，拉拢统战联合国领导人、各国政要、智库学界名人、财团大亨、各界有影响的人，培养“中共的老朋友”，为中共站台，帮助它度过统治危机；扶持、煽动、联合流氓政权来牵制美国和西方政府，用订单外交来分化自由国家，实施政治超限战；用十几亿中国人的市场作为诱饵，与各国在经济上深度交融，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用这些国家对中共的经济依赖，“一荣共荣、一损俱损”，来捆绑各国；用破坏WTO贸易规则和虚假的改革承诺，积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社会主义的肌体；用市场、外汇和财力做武器，通

过经济超限战压制人权，逼迫各国放弃道义责任和普世价值；信息技术上使用人海战术，强迫国民和私企盗窃发达国家的信息；外交上对各国拉有打，分而治之，一手是经济诱惑，一手是威胁报复，并任意把本国和他国国民变成人质等等。很多看似平常的小事，都被中共利用来达成其邪恶目的。

1) “大外宣”：把党文化推向全球

中国一家国营广播公司在伦敦设立的分支机构，开张之后招聘，有近6,000人申请了90个要求“从中国的角度报导新闻”的职位，中共遇到了一个让人羡慕的问题：应聘者太多了。[5]人们对中共喉舌招聘的趋之若鹜，反映出西方传媒业的衰落，更衬出中共大外宣对这个世界的威胁。

(1) 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

毛泽东曾要求，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6]过去中共做不到的，现在就要做到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媒体面临财务困难破产危机，中共抓住时机部署了一项“大外宣”战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共喉舌纷纷“走出去”，把报社、电台、电视台直接开设在世界各地。

《南方周末》新闻部前主任长平表示，从2009年开始，中共当局划拨450亿元人民币进行所谓的“形象公关大外宣国家战略”。而据中国媒体人披露，450亿还只是公开披露的一小部分。[7]英国媒体估计中共每年花费100亿美元在对外宣传上。[8]2018年3月，中共整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组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对外称“中国之声”（Voice of China），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

新华社曾在纽约时代广场租用了一块面积最大、位置最优的巨型广告牌，为中共宣传造势，轰动一时。2016年，中共特意把中央电视台在海外的名称从CCTV更改为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国全球电视网）。

中共的对外宣传手段“与时俱进”，其喉舌媒体的海外记者站实施“本土化”战略，主要招募当地记者和主持人。一张“习近平通过视频访问CCTV美国站”的照片显示，90%的记者都不是华人。[9] 节目内容制作从国内全面转移到国外，在当地雇用记者，在外国人的地盘上，用外国人的面孔、用外国人的声音、用共产党的思维，混淆中共和中国，用洋人来“讲好中共（不是中国）的故事”、“传播好中共（不是中国）的声音”。这是中共大外宣中最有特色的一幕。中共还给年轻一代国际记者提供奖学金，包吃包住让他们到中国参与培训或者读学位，给他们灌输中共的新闻观。

伴随着在非洲的经济新殖民，中共的媒体也已经把黑手伸到了非洲的各个角落。来自中国的电视和媒体集团四达时代传媒有限公司（StarTimes Media Group）现已在非洲大陆的30个国家里开展业务，号称是“非洲发展最快、最具影响力的数字电视运营商”。乌干达的一位计程车司机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通过观看当代中国电视剧了解中国社会。” [10]

中共的喉舌因为缺乏信誉、自说自话而造成对外宣传效果不佳。让外国媒体自愿成为中共喉舌的代言人，对批评中共的媒体和个人给

予无情打击，让所有人都来为中共摇旗呐喊，是中共大外宣的另一记猛药。

(2) 把全世界的媒体都变成“新华社”

2015年，10个国家的外长谴责中共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修筑人工岛。此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西郊的一家电台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不但不提中共的填海计划，相反却说成是某外来势力企图捏造事实加剧南海的紧张局势。[11]这家叫WCRW的电台，其内容很多都是站在中共立场说话的。奇怪的是，这家电台没有广告，唯一的客户是一家由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控股60%的洛杉矶华人公司G&E Studio Inc。G&E在美国有至少15家类似的电台，除了华盛顿特区，还覆盖洛杉矶、盐湖城、亚特兰大、费城、休斯顿、檀香山和俄勒冈的波特兰等城市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

中共喉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借助当地华人注册的公司做代理，控股后，利用美国本地电台，为中共做宣传。这个操作最大的特色就是隐瞒了中共的身份，让人感觉是美国人自己在发表拥护中共的言论，以此来最大限度地误导听众。2015年CRI至少在14个国家有33家这样的电台；到了2018年，CRI在全球35个国家拥有58家电台。[12]因为是利用当地华人的公司来控股操盘的，虽然从感情上说人们对中共的这种隐蔽宣传不满，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好像民主国家也无可奈何。中共的大外宣钻民主社会的空子做大做强，用民主的名义来为独裁抹粉，钻自由社会的法律空子给听众洗脑，用民主的名义来打倒民主——这正是中共野心的体现。

《中国日报》（China Daily）“借船出海”的夹页生意，是中共大外宣的又一重要手段。《中国日报》在《华盛顿邮报》上以登广

告的方式，开辟中国新闻专栏，在版面上用尽心思给读者一个是华邮自己的内容的感觉。[13]除了《华邮》，中共在其它有影响的大媒体上，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每日电讯报》、法国《费加罗报》等30多家报纸，都如法炮制，花钱买夹页，附体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传播中共的声音。夹页的“广告”字样放在很不起眼的地方，读者很容易误以为是这些报纸自己的评论内容。2018年9月23日，《中国日报》在美国爱荷华州当地报纸《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中也插入了四页看起来很像普通新闻和评论版面的广告，公开攻击美国总统，试图影响美国中期选举。[14]

控制海外华文媒体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中共通过威逼利诱，“招安”了一大批华文媒体，包括一些过去台湾人创办的带有反共倾向的媒体。“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中共主办的、用来向全世界华文媒体传达“党的指示”的外宣工具。2017年9月10日，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福州开幕，来自五大洲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多位海外华文媒体高层人员到会。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华文媒体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共的放大器。在中共十九大期间，这家媒体对中共党代会长篇累牍的报导，与中共官媒如出一辙。[15] 2014年秋天，香港发生了民众争取普选的运动。此时被中共控制、拥有160多家媒体成员的“海外华文媒体协会”，紧急组织了涵盖亚、欧、非、美、澳各大州的142家亲共华文媒体发表了所谓的《保卫香港宣言》，为中共帮腔造势，中共海外渗透的广泛和有效让外界惊讶。[16]

中共还扶持一些华文媒体扮演“假外媒”，用“第三者身份”、外国记者的名义来帮中共宣传，营造出全世界很多媒体都在支持中共的假象。

压制反对声音是中共外宣运作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对敢于揭露中共恶行的媒体和记者，中共会以拒绝签证和其它方式威胁打压，迫使这些海外媒体自我审查，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能挺直脊梁不与中共为伍的媒体寥寥无几。

一个恶棍，要改变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印象，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从内着手，弃恶从善，不做恶棍，别人自然就会刮目相看；第二个就是向外着手，钻到别人的脑子里去做洗脑手术，让外人再也看不见自己是恶棍；第三种办法是用系统巧妙的洗脑，把别人也变成恶棍，从而给自己提供了最大的保护。中共同时采用第二和第三个办法。用各种针对外国人的规模盛大的宣传活动去给世界人民洗脑，让他们不再觉得中共是恶棍，甚至把他们拉下水，让他们愿意与恶棍为伍。通过大量投资和狡猾运作，中共建立起了一套世界洗脑体制。

(3) 文化和文艺洗脑

文化洗脑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中共近些年来标榜自己致力于恢复传统文化，但如本书前面章节所述，这一波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阉割了传统文化的灵魂，用假的、变异了的中共党文化冒充传统文化。这不只是在欺骗世人，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度摧残。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影响世界，中共大外宣的一个重点就是输出中共版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国的风土人情与古老文化美化中共，对外进行洗脑宣传。其代表项目是“孔子学院”。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共在146个国家建立了525个孔子学院（面对大专院校），开设了1113个孔子课堂（面对中小学）。[17]孔子学院的资金来自隶属于中共统战部的“汉办”，资金的使用受到中共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的监督。孔子学院颠覆学术机构的自主性及学术自由等重要学术原则，旨在推进中共的官方意志，向学生展示过滤了的中国历史，回避中共的真实历史和恶劣的人权记录。孔子学院一些课堂中高悬毛泽东语录，名曰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实则推广共产教义、灌输中共党文化。

除了提供文化和语言课程之外，孔子学院还歪曲历史，甚至组织抗议活动，反对中共认为会威胁其统治稳定的活动。例如，邀请发言者反复宣传中共的有关西藏的谎言，并声称朝鲜战争的起因是美军轰炸中国村庄，中共被迫出兵。[18]

美国政府2018年通过的2019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用强有力的措辞，谴责中共试图影响美国的公共言论，尤其是其影响美国的“媒体、文化机构、商业以及学术和政治团体”。该法案明令禁止国防部资助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的中文科系。[19]

中共于2011年9~10月派出300人的大型歌舞剧团在美国华府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演中共红色暴力舞剧《红色娘子军》。2016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高调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歌舞晚会”。同时远在大洋洲，分别在悉尼市政厅和墨尔本市政厅举行“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红歌会”。澳洲当地华人组织发起抗议，最后成功阻止了该演出。中共2017年输出《红色娘子军》到澳大利亚，

又于2018年将另一个中共红色暴力舞剧《洪湖赤卫队》搬到悉尼和墨尔本。

就媒体战或者说信息战而言，中共极权与民主政权处在不对等的地位上。中共不让任何民主国家的媒体进来办报，而中共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所有喉舌都搬到民主社会去；中共不让民主国家的任何人投资涉足喉舌媒体，而中共却可以把喉舌的文字、声音、图像随心所欲地塞到民主社会的媒体里，或者直接收购外媒；中共的媒体姓党，不可能让西方记者进去工作，而中共却可以把它的人派到西方媒体里做卧底，或者直接把外国人培养成党媒的喉舌记者。只要西方仍然把中共的喉舌当作“媒体”，西方在这场“信息战”中就会一直输下去。2018年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在美国的分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这虽然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还远远不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引狼入室的问题。

“大外宣”是共产魔鬼安排中共用“笔杆子”争夺世界的一个主要战略，它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并开始主导国际话语环境。中共通过大外宣，在全球散布共产毒素，严重误导了世界对中共、中共模式、中国人权状况和共产主义的看法。

2) “统一战线”：从内部瓦解自由世界，组建共产同盟军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共庆祝所谓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向十个外国人颁授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以“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援和帮助”。这十个人中包括曾帮助中共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挂名给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作传的美国商人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帮助过中共的国际政要

、名流数不胜数。他们出于不同动机，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但都不幸沦为中共统战的猎物和罪恶政权的帮凶。

为了实现全球野心，中共不择手段，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力量，来为中共服务。这就是中共的“统一战线”，简称“统战”。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归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当年的国民党政权和当今的自由社会都曾经因中共的统战蒙受巨大的损失，所幸西方国家开始警醒，近年来发表了多部针对中共统一战线的调查报告。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18年8月24日发布题为“中国（共）的海外统战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USCC报告”）。这份报告提供了中共统一战线的概况、结构和运作方式。其中包括中共如何利用各种官方、民间组织及机构开展统战，以及中共统战活动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影响。报告指出，“中共近年来大力加强统战工作。越来越多的统战部官员被分到中共和政府高层职位上。近几年来，中共已经增加了大约4万名统战干部。” [20]

欧洲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2018年发表研究报告，详细揭露了中共在欧洲的渗透活动。[21]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也发表了一篇系统揭露中共海外渗透的详细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的活动超越了传统的“统一战线”对侨民社区的关注，目标是西方社会中更广泛的部门机构，从智库、大学、媒体到州、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中国（共）致力于宣传中国（共）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正面形象；压制不同观点；联合美国各方主要势力，支持中国（共）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22]

总体来看，中共统战对象有以下几大类。

(1) 收买西方政要、商界人士

《USCC报告》指出，中共将统战工作视为加强国内外对党支持的重要工具。对西方政客，中共不惜血本进行收买，下足了功夫。中共通过游说、利诱、搞关系等手段，与大批西方政府高官建立紧密关系，甚至给他们以国宾般的待遇、赠送珍贵礼物，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类的头衔。他们当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国家首脑、政府要员、国会议员、高级政府顾问、国际组织负责人、智库学界名人、财团媒体大亨等，在关键的时候，要他们为中共站台发声。

2018年12月在美国被判有罪的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曾代表中国能源公司贿赂非洲两国高官来取得能源开采权，行贿对象包括两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再通过他们打通与其它国家最高层的联系关节。[23]

美国法院文件曾概述了中国通讯巨头中兴（ZTE）普遍存在的腐败和间谍活动：两名利比里亚电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作证说，2005至2007年期间，中兴通讯在他们的国家大面积地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对象包括该国总统、各级政府官员和法院法官。

中共利用利益、美色进行收买，并利用间谍曲线接近不同派别的政治领袖，把他们作为实现中共野心的棋子。在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的一份备忘录中，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概述了一项与政界人士接触的计划，称为了建立“关系和朋友基

础”。华信董事长叶简明与欧洲顶级政要的关系非比寻常。叶简明曾问美国一位前总统的安全顾问，是否能说服美军不要轰炸叙利亚，因为他想在那里购买油田。叶接触的人包括美联储高官、联合国高官，还有美国政府高官的家人。[24]

在必要的时候，中共组成各种临时的“统一战线”，孤立敌手。过去中共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票数在联合国致胜；还通过代理人利用伊朗来破坏美国稳定中东的努力，同时巩固新的经济联盟；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共大肆游说欧洲国家，试图挑起欧美矛盾，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联合制约美国。

中共还大力拉拢地方政治人物，如社区领袖、市议员、市长、州议员等。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华裔或团体给那些政要捐款，邀请他们访问大陆并借机行贿，让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大陆经商过程中得到好处，或收买他们的助手，并常常使用色情陷阱等下流手段。

于2005年投诚澳大利亚的前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用林在2017年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曾详细披露中共统战部门渗透澳大利亚政府、腐蚀政治人士和官员的手段。他说：“不光是政治捐款，对政客私底下的贿赂实际上比政治捐款的数量要大得多，特别是上层政客，官员被收买很多。”“中共对澳洲的政治官员的收买，还包括把这些人拉到中国去旅游，免费享受皇帝一般的待遇，包括一些华人和中国公司出资为到访的澳洲官员招妓。好多澳洲官员去了中国以后，回来马上就改变了态度。”[25]

中共凭借雄厚的财力，拉拢全世界的共产党、左派政党和左派人士，让他们作为中共在各个国家的内应，推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中共用同样的手段拉拢及收买西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邀请他们成为座上宾，给他们生意上的好处，通过他们游说各国政府，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在中美贸易战当中，中共高层与华尔街大佬互动频繁。美国很多顶级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在中国有相关业务，为了扩大业务，聘用了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那些人凭借个人关系在自己供职的机构里替中共发声。

(2) 渗透学术界、智库

很多西方智库直接影响国家政策、战略的制定，因此中共对智库格外重视。胡佛研究所的报告揭示，中共尤其致力于影响美国朝野看待问题的视角，并制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题。中共通过为美国智库提供资金以达到其影响、左右这些智库的目的。几乎所有跟中国问题有关的智库，中共都曾经试图收买、控制或者影响。[26]

《华盛顿邮报》披露，中国一些公司欲控制美国智库，比如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公司不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也试图通过提供资金影响华府智库的独立性。[27]

华为向剑桥、牛津等二十多所英国高校提供赞助。英国国家安全专家、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的格里斯（Anthony Glees）教授说：

“英国大学里的中国资金资助电子方面的研究。这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他认为，华为通过“未来种子（Seeds for the

Future) ”项目与大学建立联系，吸引年轻人才，“绝对是经典的共产党颠覆战术”。[28]

中共用金钱、地位、荣誉等收买海外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某些被收买的学者紧跟中共的宣传攻势，著书立说，图解中共的“和平崛起”、“中国梦”、“中国模式”。这些学者的态度转变，又可以间接影响西方对中共的政策，这正是中共想达到的目的。

雪上加霜的是，过去几十年来，西方人文社会学者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只要稍加“引导”，他们就会从相信左派意识形态发展到主动拥抱共产党政权。

(3) 拉拢、利用、控制海外华人侨领、商人、学生

中共把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情感，转化为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同情和认可。为此，中共对重点群体提供财政支持，以收买海外华人的民心。中共常将“爱国之心，骨肉情谊”挂在嘴上，故意混淆“中国、中共”的概念，骗取海外华人对中共政权的拥护，同时充分利用海外谍报系统，将反对者边缘化，打击对中共不满者。

中共利用各种机会邀请海外华人到中国经商投资，高规格接待华人侨领，对特殊的海外亲共分子，还安排他们和中共高层见面，参加所谓的“国庆”典礼等。

美国“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多尔夫曼 (Zach Dorfman) 在美国政治网站《政治》(Politico) 上发表长篇调查性文章，披露中俄，尤其是中共，在加州硅谷地区的统战

间谍活动。[29]文章以旧金山侨领白兰为例，指出中共利用她操控旧金山的中华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排斥法轮功、西藏及亲台湾、亲维吾尔族等团体参加新年游行活动。

《USCC报告》还披露，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受中共操控，是中共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棋子。有的CSSA分支在其网页上毫不讳言自己是中共大使馆设立的，或者直言是其下属机构。[30]他们经常接受指令，阻止异议人士表达观点，骚扰、恐吓、监视不顺从中共的学生。CSSA甚至还直接涉嫌工业经济间谍活动。2005年，法国《世界报》（Le Monde）披露，比利时鲁汶大学的CSSA，是中共在比利时的经济间谍网络的前线。该间谍网络有数百名间谍，在欧洲各个企业里工作。[31]

（4）利诱电影娱乐界

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大力度渗透美国娱乐业。2012年万达集团出资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此后又以35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11亿美元并购美国第四大院线卡麦克。[32]阿里影业则于2016年收购好莱坞大牌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安柏林合伙人（Amblin Partners）公司的部分股权，并派驻一名代表进入安柏林合伙人董事会中，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33]

中共在娱乐界渗透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世界按中共的剧本“讲好中国（共）的故事”，用“和平崛起”的正面形象，掩盖其暴政和称霸野心，同时忽略其扩张中不断输出党文化败坏世界。从1997年到2013年，在历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0部电影中，中国只投资了12部好莱坞电影。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国参与了41部好莱坞最卖座电影的投资。[34]

中国快速增长的电影票房市场让好莱坞垂涎。他们很清楚，得罪中共会被排除在这个巨大市场之外。在利益面前，好莱坞开始自我设限，不冒犯中共，甚至有的已经拍好的电影，因怕得罪中共而出血本更改画面。[35]对中共发出不同声音的美国娱乐界明星，中共采取限制其入境，或者在中国市场对其封杀的手法。好莱坞影星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因直言不讳地表达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不但遭中共封杀，在美国的演艺事业也严重受阻。为了不得罪中共，某些制片人拒绝给李察·基尔参演的电影投资。[36]此外，还有很多著名影视歌明星因言论或行为触犯中共禁忌而上了黑名单。

（5）威胁恐吓海外持不同政见者

中共对西方学者，特别是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中国问题专家，采取威逼和利诱的手段施加影响，致使很多学者主动自我审查。威逼手段包括拒发签证——这对年轻学者影响最大，为了职业发展，许多学者主动回避人权、西藏问题等所谓“敏感话题”，避免触怒中共。

常常发声批评中共政权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荣休教授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发现，不但自己上了中共的黑名单，无法去中国旅行，而且自己的经历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让年轻同行噤声。[37]2017年10月，曾声援香港民主运动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到香港进行私人性质的活动，但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遭遣返。[38]

《USCC报告》揭露，“中共情报部门还针对少数民族，如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让他们做中共间谍。若不同意的话，中共会威胁

要将他们的家人送到新疆的拘留营地，或将他们留在那里。”已经受过威胁的维吾尔人透露，这种强制行动的目的是“不仅要收集关于维吾尔人在国外的活动细节，而且还要在西方的流亡社区内制造不和，并恐吓人们，以防止他们反对中共政府”。[39]

3) “国之重器”：经济技术超限战

如果说“大外宣”和“统战”是中共施展的“软实力”，那么，发展高科技的“国之重器”则是中共追求的“硬实力”。中共上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是自娱自乐的闹剧；而今天，在被西方扶持成一个超级世界工厂之后，中共的“赶英超美”却具有了现实的威胁。1980年以来，中共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战略计划，包括“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国制造2025计划”（2025年从“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领军大数据、5G等）、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规划（2030年领先世界），目的是把中国的世界工厂升级为2.0智慧版，进而一统天下。

一个国家谋求产业升级，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国家用政府的力量去支持重点产业的研发，也无可厚非。为什么中共的科技大战略对于西方就成了威胁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直白地说，中共的科技发展不是为了加入世界高科技行列，与各国平等竞争，而是要用卑劣的手段把对手彻底干掉，打垮西方的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从而称霸世界。中共发展科技实力的目的是服务于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是为了共产主义最终统治世界。

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带来的果实，与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有着天然的冲突。中国大陆的科研人员连使用国外搜索引擎的自由都被剥夺，要想在共产党的网络封锁、思想禁锢的环境下做出真正的科技创新突破，是很困难的事情。中共于是采用各种非正常手段来窃取西方的技术，用非正常手段来引进尖端人才，用非正常手段来搞垮西方的产业。西方花费数十年、天文数字般的经费研发出来的东西，却被中共窃取、消化吸收甚至改进，然后不计成本地大规模量产，再倾销到全世界，把西方私人企业和经济打垮。可以说，中共正在用“超限战”的手法来打赢这场技术战。

(1) “技术换市场”的陷阱

“中国高铁”近年来成为了中国的“国家名片”、高端制造业走向世界的代表、“高铁外交”的主角，其短短十余年的发家史让中共官媒称为“传奇”，但对西方公司来说，却是一场技术被盗、贪小失大、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噩梦。

中国高铁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到2005年前后，放弃了自主研发，转向引进西方技术。中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获取技术，然后自主生产，实现“弯道超车”。中方要求，投标前国外厂商必须与中国国内机车车辆企业签订完善的技术转让合同，否则取消投标资格；中方还设置了一个考核环节，叫作“技术转让实施评价”，不考核国外企业教得怎么样，它只考察国内企业学得怎么样，只要是国内企业没有学好，中方就不付钱，还要求订单的最后一列的国产化率要达到70%。[40]

如此霸道的条款没有让西方公司止步，因为他们觉得庞大的中国高铁市场不容错过。日本的川崎重工、法国的阿尔斯通、德国的西门

子和加拿大的庞巴迪都来投标。面对中共的“技术换市场”，西方公司没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核心技术转让出去。但是，中共在几家公司间玩游戏，总有一家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果不其然，看到某家公司将占有中国市场时，其它几家也眼红了。于是，几家公司都掉入了中共的陷阱。结果是中国同时引进了上述四家高铁公司的技术。

中共政府不计成本投入巨额资金，中国高铁进入了跨越式的大发展时期，修建了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高铁。几年时间，中国就把西方的技术消化吸收，变成了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更让西方公司跌破眼镜的是，中国竟然开始在国外申请高铁专利了。中国高铁成为在国际市场上与曾经的“老师”展开激烈竞争的对手。因为中国积累了大量里程的实践经验，又有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产业优势，以及政府在后面不顾代价的财政支持，中国高铁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成为中共“一带一路”的王牌项目。

在西方公司梦想着分享中国高铁市场带来的巨大财富的时候，猛然回首，发现不但被挤出了中国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沦为弱势群体。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Central Japan Railway Company）名誉主席葛西敬之（Yoshiyuki Kasai）痛心地说，“新干线是日本的明珠。技术转移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41]

中共也承认，中国高铁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然而其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干掉所有的巨人。具体而言，中共有双重目的：近期目的是用经济上的成就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用经济技术发展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远期目的就是要证明共产主义制度比资本

主义制度更优越，所以不择手段来获取技术，并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对付资本主义自由企业。

用技术换市场，强制技术转让，吸纳并改进外国技术，先是占领中国本土市场，再转身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用价格优势直接挑战老牌厂商，中共这样的做法让西方公司吃尽了苦头，也开始了反思。不过，许多西方公司为了眼前的利益，依然飞蛾扑火般地跟中共做交易，而中共想要获取西方技术的野心从未停止。“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一野心的体现。

2015年，中共政府提出了一个十年纲领，称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而到2035年，中国的制造业将超越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到2049年，中国将在制造业主要领域里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共政府把制造业上升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2) “偷出”一个“制造强国”

中共政府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制造、创新能力呢？仍然是几个惯用的老套路。第一，如上面的高铁的例子所表现出的强迫技术转让，用技术换市场，很多西方企业就是在这样自己豢养着明天的竞争者；第二，要求合资，让中方从合资企业中获得技术，支持中外企业、大学在高科技上的合作；第三，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并购”高精尖企业、直接投资关键技术的初创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第四，吸引国外领先企业和科研机构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第五，实行特殊政策，直接引进国外的高端技术人才，搞“千人计划”等等。

美国硅谷的很多初创企业都需要资金。中共不计成本，用国家的钱投资美国初创企业，用这种方式掌控美国的新一代技术。中共投资的这些初创企业研发的产品包括航天器火箭发动机、自主海军船舶感测器，可以给战斗机驾驶舱印刷柔性屏幕的设备等。[42]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荣休主席肯·威尔科克斯（Ken Wilcox）2017年披露，在短短六个月里，曾有三家中共国有企业邀请他做代理人，为之收购技术，不过他都拒绝了。“三家公司都表示他们受命于北京，但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他说，“他们几乎什么技术都要，无所不包。”[43]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2018年11月发布的《301调查报告》中提及的丹华资本公司，就是利用来自中共的风险投资，帮助中共政府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44]

这些措施还是放在台面上的，而用非法手段直接盗取西方技术是中共实现技术跨越的杀手锏。中共盗窃技术的手法远远超越了过去商业间谍的范围，它采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手段，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员，包括职业间谍、网络黑客、留学生、访问学者、在西方公司工作的大陆和台湾移民以及被利诱的西方人，无所不用其极地盗取西方技术和机密。

美国的隐形战机F-35一直是中共觊觎的对象。一名来自中国的叫苏斌的加拿大永久公民，2016年因为偷取F-35机密而被判五年监禁。苏斌与两名中共军方的黑客合作，入侵隐形战机F-35研制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的电脑之后，把商业机密偷偷拷贝出来。除了F-35，苏斌等人还窃取了隐形战机F-22的资料。调查还发现，苏斌一伙还盗取了波音C-17战略运输机的机密，从波音的系统里偷走

了630,000个文件、高达65千兆的资料。[45]中共近几年展示出来的隐形战机J-20与美国的F-22很相像，而更小型的FC-31就是洛克希德的F-35的仿制品。

杜克大学的“超材料”（metamaterials）专家大卫·史密斯博士（David Smith）发明了一种隐形斗篷（invisible cloak，电磁波遮盖物技术）。这是用于隐形战机上的重要材料，美国军方出资数百万支持史密斯博士的研究。2006年中国留学生刘若鹏来到了史密斯的实验室。FBI的一位反间谍官员相信，刘是带有任务来的。在2007年刘带着由中共政府为其出差旅费的两位前同事，来到了史密斯的实验室，并在隐形斗篷项目中工作了一段时间。让史密斯意外的是，一个同样的实验室在中国被复制了出来。[46]

2018年12月20日，美国司法部起诉来自中国黑客组织“APT 10”的两名中国公民。起诉书中指，从2006年到2018年，与中国（中共）政府关系密切的APT 10进行了广泛的黑客攻击活动，窃取了包括NASA和能源部在内的超过45个受害组织的海量信息，领域涵盖医疗保健、生物技术、金融、制造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FBI局长克里斯·雷（Christopher Wray）说，“中国（共）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他们正在使用非法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47]

中共对技术和专利的盗窃令人防不胜防。正如三藩市一位长期反间谍的美国情报官员凯瑟琳·派克特（Kathleen Puckett）所说的，中共“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间谍活动中，并免费获得一切”。 [48]

中共把偷盗行为道德化、合理化、常态化、军事化，用爱国主义、民族情结和金钱名誉利益，发动了一场盗取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民战争”，这种骇人听闻的变态行为是史无前例的。

有人说，偷技术只能是支离破碎、东拼西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偷不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这种对中共的盗窃行为的认识是危险的。电子时代的谍报战，与过去偷拍几张图纸的间谍行为不可同日而语。中共盗取的是某项技术的完整的资料库，而且很多时候是连人带技术一起卷走，加上中国几十年打造出的世界工厂的惊人力量，以及中国长期投入积累的研发能力，中共真的是能偷出一个“制造强国”的。

(3) 集人才争夺战与谍报战于一体的“千人计划”

自从中国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打开国门至今，数以百万计的学子留学海外，他们许多人学有所成。中共企图招揽、利用这些西方培养出的高层次人才，直接把西方投资研发的先进技术、经济信息“引进”中国，助其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2008年起，中共多部门联合发起的耗资巨大的“千人计划”，名义上是高薪聘请海外华裔尖端人才回中国从事全职或短期工作，其真实目标瞄准的是西方的高科技与知识产权。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15年9月的一份有关“中国人才计划（千人计划）”（Chinese Talent Programs）的解密文件里总结说，“招募这些人使得中共可以：1) 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研究和专业知识；2) 从已在美国进行多年的科学研究中获益，而这些研究却是由美国政府和私营资金资助的；3) 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2018年12月13日的一份报告聚焦中共的千人计划，指出这些外国研究人员一边领着美国政府的资金，一边将美国的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的国家，使得全美各地的学术机构成为受害者。[49]报告的作者之一、NIH咨询委员会共同主席威尔逊 (M. Roy Wilson) 指出，入选千人计划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能接触知识产权。他强调，问题并非零星个案，对美国研究的威胁“严重程度不可忽视”。[50]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从事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研究的资深研究员哈雷尔 (Peter Harrell) 说：“中共以动员整个社会的方式取得技术能力。这包括藉由海外投资收购创新公司；要求西方公司转让先进技术给中国，作为开放市场的条件；提供庞大的国家资源以资助国内技术发展；赞助海外顶尖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训练；以重金吸引人才回国。” [51]

中共的千人计划实际涉及到的人数可能上万而不止，几乎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留学美国的科技精英搜罗殆尽。这实质是在利用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人才和知识产权上的超限战。

(4) 邪恶的举国体制

除了偷，政府扶持和补贴也是中共实现野心的重要一环。政府扶持意味着政府可以拿出巨额资金来支持相关重点产业，实际上就是以国家的力量去对付西方的私人企业，对于那些领导者通常让企业自身做出商业决策的国家来说，这构成一个直接的挑战，可以说西方企业一上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政府补贴意味着企业可以不计成本，其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犹如洪水猛兽。

太阳能电池产业就是中共政府补贴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17年4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十年前的“十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中还没有一家中国公司，但是现在有六个来自中国，其中包括前两名。在做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大力提倡绿色能源产业，不过有数十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申请破产或削减业务，挫伤了当时人们对清洁能源的狂热乐观情绪。[52]这就是中共政府补贴太阳能电池板带来的廉价倾销对世界市场的伤害。

西方国家也会由国家出面来资助重点前沿项目。互联网的原型就是首先由美国国防部研发出来的。但是，西方在国家层面的参与是有限度的，一旦进入商业化，就基本上由私人企业来主导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有很多先进的研究成果，有专门的“技术转让计划”（NASA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来协助私人企业把这些成果商业化。比如，NASA的许多软件项目，都会把源代码放在网络上作为开源让人们免费下载。而中共是用国家的力量直接参与高科技的商业化，相当于用一个“China Inc.”来与西方的私人企业竞争。

“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然离不开政府补贴。如果中共继续如此，就是要在其它重大产业领域里重演太阳能电池板的故事，让中国的产品成为世界的工作杀手。中共通过经济和技术上的超限战，成功地让众多西方企业，包括跨国公司陷入了中共的陷阱。它们为中共贡献大量的外汇收入、贡献了先进技术，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肥羊，但却无法真正自由经营，开拓自己的事业。它们只是被中共利用来实现野心的棋子。

4) 全民谍报战

中共把所有的信息都当成可以利用的武器，不管是政府的还是私人企业、个人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域、哪个环节的，都可用来实施其战略野心。中共还用立法的方式把全体中国人都绑架到这种超限战中。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明确写道，“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 [53]这意味着任何中国公民都可以被中共强迫要求搜集情报，成为间谍，这种间谍战规模前所未见。

2018年1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中共“非传统间谍活动”的听证会，FBI反情报处副处长比尔·普里斯塔普（Bill Priestap）揭示了中共这些活动的特征：中共有时玩弄规则，另一些时候则扭曲规则，并且破坏规则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也试图重写规则，按自己的要求塑造世界。司法部国家安全处（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助理检察长德默斯（John Demers）在作证时直言，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表面是“创新指导”，实质是盗窃指南。他披露，从2011至2018年，在该部调查的据指涉及或有利于某个国家的经济间谍活动案件中，有超过90%与中国（中共）有关系；而该部处理的超过三分之二的贸易机密盗窃案也与中国（中共）有关系。 [54]

我们在前面的“偷出一个制造强国”里提到了中共利用黑客和利诱高科技人员盗取西方知识产权的例子，其实中共的谍报战远不限于知识产权领域。

中共在国内控制所有的重要私营企业，在国际上则利用这些被控制的名义上的“私企”进行情报收集。美国德州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 说：“华为是蒙上一层电信公司薄薄面纱的共产党间谍机构，它的监视网络跨越全球，它的客户是诸如伊朗、叙利亚、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流氓政权。” [55]

法国报纸《世界报》(Le Monde) 2018年1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指出，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非洲联盟 (AU) 总部的机密资料每晚都被发往上海，持续了五年之久。中共被指为幕后操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7月13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披露，华为是 AU总部大楼一些网络技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 [56]

来自哥本哈根大学军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Militære Studier) 的博士后雅各森 (André Ken Jakobsson) 说：“令人担心的是中共可以获得非常关键和敏感的信息，它们能进入控制我们整个社会的系统。所有的一切在未来都会连接到5G网上。我们担心的是，提供这样的设备的国家——中国 (中共) 控制着开关。” [57]

中共在中国运用装备人脸识别技术的摄像头、电脑网络、人工智能，打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监控大网，如果不加以制止，中国的今天就很可能成为世界的明天。

同时中共大规模使用黑客攻击。早在1999年中共国安部黑客就伪装成法轮功海外网站进攻美国交通部网络，交通部联系法轮功网站得以澄清事实，随后相关人员追踪回溯，查到真正的黑客来自中共国内的某特务情报基地。 [58]2015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遭到中共黑客入侵，大量机密资料遭窃取，有超过2150万美国民众的资料被盗取。受影响者包括1970万政府雇员，以及180万上述政府雇员的家庭成员。万豪国际集团 (Marriott International) 2018年

11月宣布，多达5亿客人的包括护照在内的私人信息遭到黑客攻击，发生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12日证实是中共所为。万豪是美国政府和军方人员的最大酒店供应商。

5) 其它超限战

中共同时也全方位使用其它超限战手法，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外交超限战。中共惯于使用“分而治之”的外交手段。世界批评中共人权状况，中共于是邀请各国分别对谈人权问题。各个国家都与其在私下谈过人权问题，但是这对中共没有任何制约力。它只是和各方拉锯、扯皮，绝不会也从未做任何实质改变。世界维护人权的力量无形中被中共分化瓦解。中共用此手段从被谴责和制裁的困境中脱身，旋即加入世贸，马上开始用经济诱惑各国，再次娴熟运用“分而治之”的外交手腕，在各个领域里大举突破。

中共还使用流氓的人质外交，把本国和他国的无辜民众当作人质。中共在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之前，几乎每次跟美国谈判之前，都要抓捕本国的异议人士，然后在谈判中用释放该异议人士为条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共产党不顾本国人民的权利和死活，但是却清楚西方自由社会关注任何国家的人民的基本人权，于是中共动不动就利用本国公民作为人质，把刀架到本国人民的脖子上来要挟敌人，这是真实反映中共超限战思路的一个案例。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中共底气越来越足，外国人质也成为其外交筹码。前文提到的苏斌2014年被美国指控采取黑客行动，入侵美国军事资料库。随后，加拿大基督教援助工作人员高凯文夫妇被中共

逮捕，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副总裁、财务长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后，引发中共外交部一连串的强烈抗议，中共驻加使领馆动员大批加拿大亲共华人抗议，此外，中共又拘捕了三名加拿大公民作为报复。[59]这一方面是直接向加拿大施压，另一方面则是要分裂加拿大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中共行事无法无天，任何在华的外国人都随时可能变成中共的人质，作为其实现政治、经济、外交目的的筹码。中共胁迫海外华人尤其是异议人士的时候，更是常常以他们国内的亲人为人质。

军事超限战。中共研发非对称性武器，如反舰导弹、反航母导弹等等，在常规武器方面，企图用数量优势超越美国的技术优势。中共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壮大，使其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施行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空间战，以及其它非常规高科技打击手段。在本章上篇对此问题已经进行过论述，这里不赘。

中共军方公开宣称，其向往的战争手段“都是以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方式出现的”。在他们的理想战争模式中，“有形的国家疆界、无形的网际空间，国际法、国家法、行为准则、道德伦理，统统对他们不构成约束力。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不为任何规则所限，在目标的选择上无所不与其列，在手段的使用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毫无顾忌地宣布：“是否想过把战场与非战场、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具体点说，就是把隐形飞机、巡航导弹与网络杀手，把核威慑、金融战与恐怖袭击，或者干脆把施瓦茨科普夫（海湾战争多国部队总司令——引者注）+索罗斯+小莫里斯（蠕虫病毒制造者——引者注）+本·拉丹（即本·拉登——引者注）进行组合？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底牌。” [60]

金融超限战。中共通过“经济援助”、帮助私企建立基础设施等方式，推广金融支付系统和人民币，意图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流通领域的霸主地位。按中共鼓吹的金融超限战的思路，在必要的时候，中共可以通过海量滥发货币和破坏金融系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共智囊鼓吹，把外汇储备武器化。

网络超限战。中共通过华为和中兴等全力抢占5G技术和市场的份额，努力抢占5G标准的主导权，意图主导这个新的网络世界。前达拉斯联邦银行行长表示，如果中共赢得5G竞赛，“他们就会建立互联网协议，就像英语取代德语作为科学语言，接着成为全球范围内所有重要活动的语言一样。” [61]互联网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世界，信息在这个世界里按照不同于传统世界的秩序流通，互联网世界可以反过来制约和控制我们的现实世界。目前，互联网面临着以5G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演化，随着5G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互联网走向物联网，将整个世界数位化，网络对物理世界的控制力急剧扩大，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面临改写。如果中共主导5G，魔鬼将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畅通无阻。

此外，网络上流动着海量信息，中共的大外宣一旦和5G网络世界成功接轨，其起到的软性洗脑作用将大大超出现在的规模和效应。

毒品超限战。在2018年8月16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来自中国的以芬太尼为主的类鸦片毒品泛滥“几乎是一种战争”。 [62]2017年，美国有逾7万个毒品过量死亡的案例，其中超过40%与合成鸦片类药物（主要是芬太尼及其类似物）有关。这些药物主要在中国生产，然后通过美国邮政服务进入美国；或者是先走私到墨西哥，再通过美国西南边境进入美国。 [63]

中欧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孔那拉吉斯 (Markos Kounalakis) 2017年11月撰文指出, “在21世纪中共对美国的鸦片战争中, 芬太尼充当着武器的角色。” 他说, 芬太尼已经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是中共两面 (two-faced) 战略的另一个例子。这种化学品真正的价值是被中共用来作为一种 “有利可图” 的鸦片出口品, 同时也可被用来 “摧毁美国社区, 搅乱美国的政治格局”。[64]

人海战术超限战。中共也使用人海战术。2018年9月, 一个在瑞典旅游的中国家庭大闹瑞典酒店并诬称受警方虐待的事件, 经中共大使馆及媒体渲染, 掀起了中国人抵制IKEA及H&M的风潮。[65]随后瑞典SVT电视台制作的讽刺节目导致事件升级, 成千上万的网民翻墙出击, “轰炸” 瑞典大使馆、节目主持人隆达尔 (Jesper Rönndahl) 和电视台的脸书页面。[66]

对中国传统文化连根摧残以及用党文化对民众洗脑灌输六十年之后, 中共确实能够挟持亿万中国人, 靠民族主义大旗使中国 “全民皆兵”, 成为其人海战术的工具。中共在2017年建军90周年前夕, 推出一款中共军装照互动网络软件, 数天之内访问量竟达10亿之多。中共之所以能够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调动大批潜在力量, 正是因为很多人对中共的真实历史茫然无知, 尤其不知道共军屠戮民众的历史。在中共党文化中浸泡成长的中国人, 为了谋生、创业、留学来到海外打拼的同时, 也不自觉地成为共产文化的输出者, 成为中共人海战术的另一种兵源。可以说, 中共已经成功培养出一代不用党监管、可以随时听命于党的第五纵队。这将大大加强中共用

人海战术在自由社会内部搞大规模颠覆活动的能力。一旦发生战争，这种人海战术的后果极其惨烈可怕。

文化超限战。中共打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风土人情的旗号兜售中共的党文化和价值观。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了解有限。中共拿出传统文化的某些表面形式，把自己伪装成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真正代表。对于对中国文化所知有限的各国民众来说，中共的这种骗术极难识别。

其它超限战法。1986年，中共启动国家863计划，开展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不对等混合战”，这场“不对等混合战”的“终极目标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完全掌握主动权，和美国对换角色”。这是一场“基于欺骗且无视规则的”战争，其策略则来自超限战。

[67]

中共在“六四”时，曾自己制造暴乱，嫁祸于北京市民，为“平暴”制造借口。迫害法轮功时，中共自己制造“自焚”伪案，火烧活人来升级迫害；香港占中事件时，中共从深圳运人去煽动暴力，为开枪镇压做铺垫。中共视黑道暗杀行径为家常便饭，未来不排除中共用同样手法在西方制造内乱，包括投毒、暗杀、爆炸、破坏电网和交通设施等。

超限战的核心是败坏人的道德，再用坏人去一步步毁灭人类。而中共善于利用各种手段来诱惑人违背道德和良知，让人主动或被动地跟从邪恶。于是，对于在政治、经济、军事、媒体、文化、技术、教育等等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人，中共专门从人性的弱点下手：或者

通过利益诱惑，或者通过满足人的各种欲望来换取其和中共的合作，或者通过威胁和恐吓利用人的恐惧或被中共诱惑中犯下的错误来强迫其和中共订下契约为中共服务，甚至提供强摘的器官来收买重要人物。

中共用来渗透世界各国的资源之巨超乎人们的想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各国的各行各业，尤其是政界和商界中，有多少人成了中共的超限战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浮出水面。世界各国都开始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共的全球野心和邪恶“超限”手段，也感受到中共代理人在关键时刻起到的破坏作用。

4. “中国（共）模式”是邪灵绑架人类自毁的超级快车

过去十几年中，中共的喉舌媒体和某些西方学者、媒体人大力炒作“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类似的说法还有“中国道路”、“中国奇迹”、“北京共识”等。所谓中国模式，大体是指中共把政治极权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相结合，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事实上，“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共模式”，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怪胎。

在论证“中国（共）道路”合法性的时候，使用的手段无非有以下四种：第一，以经济发展证明其合法性；第二，以社会稳定证明其合法性；第三，以民意屈从证明其合法性；第四，以国际认同证明其合法性。

但是，对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四个证明都是站不住脚的。高经济增长率无法掩盖畸形的甚至是邪恶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共打造出的所谓“经济奇迹”，其实是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恢复正常的市场经

济秩序下，中国人民长期被压抑扼杀的能量释放出来的结果。这种增长是建立在反人权、盗窃知识产权、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和对自然环境的大肆破坏基础上的，既是不道德的，又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结构性问题，在现有政治体制之下根本无法解决，积累到临界点之后一旦爆发，将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灾难。后面三种证明方式更是不值一驳：在武器高度不对等的今天，政府高压维稳、对人民全方位监控，的确能够做到相当长时间内的“社会稳定”；中共垄断一切媒体，不同的声音早已被扼杀在萌芽之中；在全世界人道德普遍下滑的今天，通过欺骗或者收买，找到几个给中共唱赞歌的“国际友人”也并非难事。“中国（共）模式”的所谓“成就”无法掩盖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

由于魔鬼本性使然，中共处处以传统文化、正统道德、普世价值为敌。今天的中共，正是世界的邪恶轴心，是全人类的敌人。如果世人不能猛醒，反制中共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共将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原因如下。

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201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军费开支全球第二的核大国。历史上和今天的任何其它邪恶政权都不曾像中共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中共吸收了现代极权政体和中国古代权谋当中最邪恶、变异的部分，作为其统治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共不按牌理出牌，其谋略的深沉、毒辣往往超出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及战略家的想像力和理解力。中共绑架了13亿中国人民。这个庞大的市场成为世界各国垂涎的对象。中共以此拉拢引诱各国的商人和政客，胁迫他们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和邪恶行径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对中共投怀送抱。

中共在历史上用各种手段杀害了八千万中国人，现在对法轮功学员、基督教家庭教会、藏人、维吾尔人、异议人士、底层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一旦中共政权垮台，将面临被清算的下场。为此，中共宁可在极权、迫害这条路上走到黑，也不会选择告别历史舞台。在自保的过程中，中共就像一个急于逃脱的重刑犯，不惜一次次犯下更加骇人听闻的罪行。中共是共产邪灵在人间选定的主要代理人。共产邪灵是宇宙中变异的魔鬼，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宇宙中正神的清剿。因此，中共存在的始终都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这种危机感和恐惧感驱使中共在危机到来时，很可能会“狗急跳墙”，采取极端的手段以自保。在危机感的驱使下，中共把维持世界秩序的美国当作首要敌人，暗中积蓄力量，妄图取代美国、称霸世界。与此同时，中共采用各种手段，输出中共模式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用共产毒素毒害世界。“一带一路”、“大周边计划”等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地缘政治野心。更可怕的是，中共正在马不停蹄地准备着和美国的最后决战。

中共的一切野心，从“软实力”到“硬实力”，再到“锐实力”，采用的都是不计道德底线的手法，而这正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大的野心，那就是摧毁世界的传统道德和普世价值，这就是中共的“反道德野心”。中共的野心是邪恶帝国的野心、世界政府的野心、让魔鬼统治世界的野心；它只会将极权压迫带给世界，把思想禁锢和洗脑带给世界，把监控全民的警察国家带给世界，把无神论和暴政带给世界，把消灭私有制带给世界，把消灭宗教和传统文化带给世界，把淫乱、腐败和道德堕落带给世界，把世界带入贫穷和动荡，把人变成非人。把人类拖入道德堕落的深渊，也正是共产邪灵安排的毁灭人类之路。

中共是魔鬼经过长期的周密安排而刻意制造的一个独特的政权、机制、社会现象，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败坏的末法时期，大规模破坏神传给人的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败坏维系了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正统道德，从而毁灭全人类。因此，中共除了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妄图称霸以外，必然要把其无神论与颠倒的善恶观强加于各国，把世界重新“意识形态化”，这样它才会有安全感。中共现在就是在用各种方式腐蚀各国政要、媒体、民众，把党文化灌输到各国，最终让人们与中共共同流合污、共同堕落。这才是中共推广“中国（共）模式”的真实用意。

5. 教训与出路

1) 错误的绥靖政策

2018年3月，《经济学人》杂志以“西方为什么看错了中国？”为题，反思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文章承认，西方曾经下注“中国将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但这场赌博失败了。他们认为，中共治下的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以它的走向，将来也不会成为市场经济体。相反，它把商业和贸易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来控制。它用中共特色的暴政方式“主导”全球经济，用金钱操控商业伙伴，用惩罚手段对待它不认同的人和事。[68]

野心勃勃争夺霸权的中共，给世界带来了严重威胁。可悲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大量的国家、政府、政要与中共把酒言欢，身在危局而冥然不觉。这让人反思，到底是谁在养虎为患？为何人们会与狼共舞？出路又在何方？

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没有那么多跨国公司、高科技巨头和大财团的支持，中共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经济

极其虚弱、摇摇欲坠的政权发展到不可一世的邪恶轴心，明目张胆地在全球各个领域里挑战美国，把魔爪伸向全世界。

白邦瑞强调，西方世界一直对中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主观认为中共迟早会民主化、中共向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共迟早会融入国际社会秩序、美中交往能带来完全的合作、中共的鹰派力量薄弱等等。美国官员严重错估、低估了北京的野心。白邦瑞极力呼吁美国政府，赶快认清现实，对中共展开反制措施。否则，中共赢定了。[69]班农也提醒：“中国领导层根本无意加入基于规则的战后国际自由秩序。他们有自己的计划，并且非常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计划。” [70]这个计划就是中共要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掌控全球重点产业、大胆进行地缘政治扩张、在科技和金融方面实现世界霸权而完全不顾世界的通行规则。

2) 西方为什么看错了中共

除了前面提到的魔鬼对中共的复杂安排、中共的狡猾善变、自由社会难以分清“中国”与“中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人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无论是个人、公司或国家，这给中共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共的道德败坏就是针对自由社会的人道德上的蚁穴而钻入其肌体，让其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侵蚀立国之本。近观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出于阶段性的利益考量，而不是从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即从美国立国精神出发，行使神安排给美国的角色和使命。

人的荣耀和权力来自神，神给予人的荣耀是根据人的道德而定的，神给予一个民族和国度的繁荣和强大，也是根据这个民族和国度的

道德而定的。人靠人的手段当然无法破除共产邪灵的安排。这样思考，也就清楚了西方的失误在哪里——人的做法没能逃出魔鬼之手掌，因此最终不成功。

很多国家政府、大公司、商人可能表面上或在一时从中共那获得所谓的“好处”，但牺牲道德原则终究让他们得不偿失。那些表面的利益其实都是毒药，只有不贪图眼前利益，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中共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政党或政权，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与中共交往就是与魔共舞，与中共友善就是在姑息魔鬼、助恶为虐，把人类推向绝路。反过来讲，对中共的反击就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这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之争，更是为了人类的未来。

3) 出路何在

今日的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对中国人而言，背负重重血债的中共早已没有改良的可能。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去除共产党这个毒瘤，未来的中国才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对世界各国人民而言，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和礼义之邦。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成为世界文明的正常一员，其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丰富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国大陆的民众在苦难中艰难前行，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本质。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恢复了道德勇气，勇敢地与魔鬼切割，目前有超过三亿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果自由世界能支持这个潮流，也跟中共这个魔鬼切割，它就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更无法在全球肆意妄为。

强大的前苏联政权在一夜之间就解体了，中共虽然在全球到处伸出魔爪，但一旦世界都能认清它的邪恶本质之时，都能够做出正义的选择，其解体也可能在人们意想不到的一夕间发生。

中共的兴起，很大部分源于人类道德的下滑，源于人对利益的追求而蒙住了智慧的眼睛。走过这个劫数需要我们重拾道德勇气，恢复传统价值，坚定对神的信仰。

要打败中共这样的魔鬼，仅仅依靠世俗力量是不够的。魔鬼的力量高于人，这也是中共能不断扩张的根本原因，但魔鬼永远也无法跟神的力量相比，只要人跟神站在一起，按神的意志行事，人就会得到神的佑护，就会强大无比。

中共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抵制中共的野心，事实上是在挽救人类文明、挽救人类的前途。中共必定会被神淘汰，抵制中共，是为了避免伴随中共一起被淘汰的命运，实质是在拯救人类自己。#